

文学初步讀物

从播种到收穫

格·尼古拉耶娃著

王民泉譯 毓繼明插圖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33.62

935326



書号: 0558

从播种到收穫

著 者: [苏联] 格·尼古拉耶娃

譯 者: 王 民 泉

插圖者: 毓 繼 明

出版者: 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印刷者: 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(北京灯市口12号)

發行者: 新 華 書 店

開本: 787×1168 1/50

印數: 1—18,000

字數: 33千字

1955年10月第一版

印張: 1 9/25 插頁: 4

195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: (4) 一角六分

27

出版說明

我們出版這個『文學初步讀物』，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，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，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。

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：一、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；二、『五四』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（或長篇中的片斷）；三、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（或長篇中的片斷）；四、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。

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，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；都加了必要的註解（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，不再加註）；每種並附插圖數幅。



作者像

作者介紹

格·尼古拉耶娃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才登上文壇的蘇聯作家，現在是蘇聯作家協會會員。她的童年和青春是在西伯利亞西部的鄉村裏度過的。一九四〇年，她在高爾基城的一所醫學院畢業後，就做了母校藥學系的研究生。這時她對文學已發生了深厚的興趣。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時，她參了軍，被派到斯大林格勒，在一隻大醫療船上工作，以後，又被調到北高加索的一個後方醫院工作。

她的作品有：抒情史詩火的洗禮和小說統帥之死、收穫等。

本書說明

收穫是描寫蘇聯一個集體農場成長過程的長篇小說。它曾榮獲了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。原書共分三部，這裏只選錄了第二部的末了五章，並由譯者作了一些改動。

這一段中描寫的是五一集體農場從播種到收穫的過程。主要人物是幾個青年人。共青團書記阿寥夏在忘我的勞動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然而他的犧牲却教育和鼓舞了全農場的人。本來酗酒作樂的彼得和放蕩不羈的弗洛斯拉雅，最後都分別轉變成了生活嚴肅、積極勞動的農作隊長和高速收割手。由於農場主席和黨支部書記的正確領導以及全體農民的辛勤耕作。他們終於戰勝了乾旱和暴雨，獲得了豐收。

一 春

四月到來，是播種的日子了。



一天早晨，瓦林蒂娜聽到雨聲在屋頂上噼啪地響着。她想：「這是什麼？一早就下雨，我們將在今天開始播種哪！」她趕緊從床上起來，穿好衣服，走出門去。

她騎上了一匹栗色的老牝馬。雨點潑打在她的臉上，雨水像小溪似地從她的皮大衣上往下流。泥漿在馬蹄下發出啪啦啪啦的聲音。

瓦林蒂娜是五一農場的黨支部書記和農學家。她現在必須去檢查一下

播種的準備情形。共青團的農作隊正在「種子和實驗地」上工作着。這塊實驗地包括一塊維亞特卡的種子黑麥地，和阿寥夏那一小塊特早的冬季黑麥地。

早秋落雨是烏格倫各集體農場的一個災難。雨水妨害了並延遲了收穫，造成莊稼的損失。培植冬季黑麥的新品種是縣裏一個迫切的問題。兩年以前，共青團書記阿寥夏，看到報上說省選種站正在研究這個問題，就寫了一封信給選種站，在回信裏他收到了一小包早熟冬季黑麥種子。他把那些種子播下後，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收成。去年他又把這些種子在一大片田地上種了下去。瓦林蒂娜對阿寥夏的這些特早冬季黑麥，特別感到興趣，所以她今天特意到共青團的農作地來一趟。

眼前躺着一片山坡，山坡上許多溪溝交錯地穿插着。一羣男女孩子們正在彎着腰用鏟子掘土，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的迅速，有韻律。

阿寥夏向瓦林蒂娜走來，吃力地在泥漿裏拖拔着他的長靴。他的全身已經濕透，面孔上呈現着苦惱的樣子。「瞧！」他蹲了下去，用手把一塊土上的水揩去，指給瓦林蒂娜看冬季黑麥，「它們全給濕透了！這就是我的特早

黑麥……」

他焦急而疑惑地抬頭看着瓦林蒂娜，使她感到無論如何得安慰他一下。她本來可以用做姊姊的那種坦白的態度告訴他說：

「我自己也在憂愁呀，阿寥夏！」

可是她是一個農藝學家，是羣衆向她尋求指示的人，因此她說：

「那犯什麼愁呢？挖一條溝把水排出去，不是問題就解決了嗎？同時你還得在它上面施上肥！把糞預備好吧！」

她捨不得離開共青團的農作隊。但是到處都有工作等着她。現在她必須去檢查一下其他隊是怎樣把水從田裏排走的。

半點鐘後，她遇到了一個農民。她並不認識他，可是遠遠地看見他在對她微笑，並且向她在揮手。她感到奇怪。

當她走近他的時候，她才明白他是指着她背後的什麼東西在叫：

「天空！……天空！……」

她回頭一看，在西方，在那地平線的邊緣上，呈現着一條光亮的藍色的天空。

雲在風前散開了，那條藍色的天空就逐漸加寬起來。瓦林蒂娜和那個陌生的農民並肩站在泥濘的田中間，凝視着逐漸晴開了的天空，如同好朋友般地相對微笑，忘了在他們臉上往下淌着的雨水。

當天下午，拖拉機手納斯蒂亞和她的助手，就開着拖拉機到田裏去。所有五一農場上當時沒有工作的農民，都跟着拖拉機一起去。

看熱鬧的人羣，在路上碰到了小學教員蘭娜同她的學生們，這樣人數就更多了。這些學生們是來獻花的。他們排着隊，帶着紫色的標語旗，和一小束鮮紅的天竺葵花。納斯蒂亞微笑地接受了他們的禮物，並且把這小束花插在她的短棉襖的鈕扣眼裏。

到了山坡上，納斯蒂亞凝視着有第一畦記號的地方，微笑着向農場主席華西里問道：

「呃，我們可以開始了嗎？」

華西里抓起一小把潮濕而鬆軟的泥土，用手指捏了捏說：「動手吧！」春耕開始了。

拖拉機大聲地顫動着從路上轉進田裏去。

「好運道，納斯蒂亞！」華西里向她揮手說。

「老天保佑！」

「祝你好運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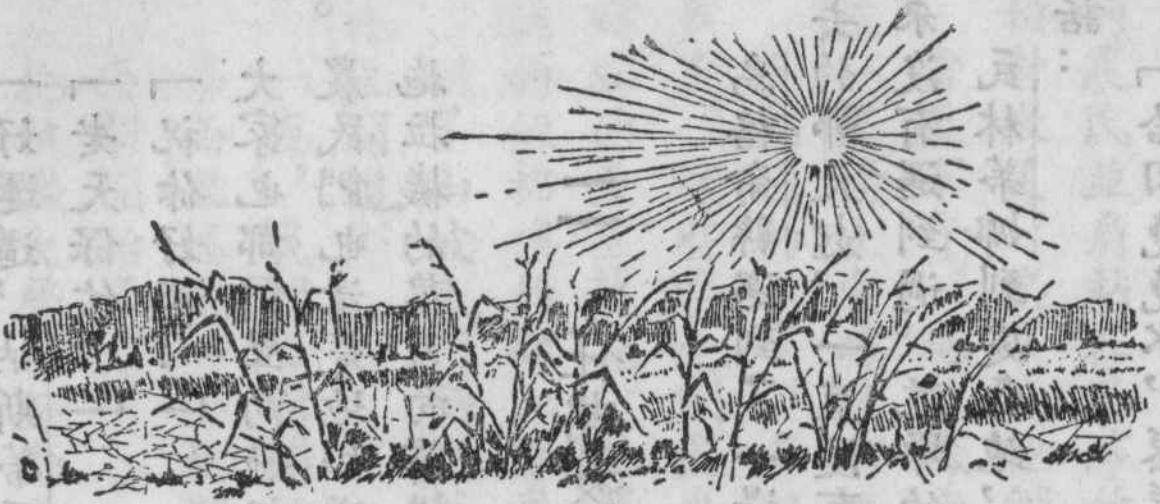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也都同聲向她祝福。現在全農場裏的田地，收成和快樂全交給她了。農民們也清楚地知道納斯蒂亞是不會使他們失望的。華西里回答說：「拖拉機的犁刀向前耕了又耕，人們都在它後面凝視着。」

二 在弗洛斯雅的山坡上

烏格倫縣遇到了一場空前的旱災。自從納斯蒂亞第一次開着拖拉機到田裏去的那天起，一直沒有落過一滴雨。那種悶熱即使是這裏最年老的居民也從來沒有遇到過。乾燥的風掃過了大地，使田土日益乾裂起來。

瓦林蒂娜到處奔跑，累得既黝黑又憔悴。她不斷地對別人重複着這樣一句話：

「給田澆澆水，鬆鬆土！」



她耐心地向農民們解釋：

「鬆土就是無水灌溉法。因為在沒有鬆過的土裏，有肉眼所看不見的毛細管把水送到土面上來，所以下層的土就乾了。要制止這種現象，就必須用耕鋤的方法，把毛細管破壞掉。」

然而農民們並不十分願意這樣做。

華西里命令着、爭辯着、責罵着，但是作用很小。瓦林蒂娜不斷地催促他說：

「昨天，他們又只做了一點點！為什麼農民們不肯去鋤地呀？」

「他們不相信這種做法……」華西里回答說，接着又問自己道：「我自己相信嗎？」

華西里自己就不相信鋤土的好處，但是他是一個領導人，不能不將這種信念灌輸給別人。這樣，當他要去督促那些疲勞的人們去鬆土的時候，他的

舌頭就像黏住在嘴裏，他的心也因憐憫而變得沉重了。他開始冷靜地考慮這件事。

憐憫是什麼？對於人們的憐與愛應當怎樣表現出來？這有兩種方式：你可以不去干擾他們，讓他們去灌溉他們自己的花園、到森林裏去採集漿果；或者你可以克服了自己的遲疑，強使你自己相信科學家的主張，並且使農民們也相信它，去說服他們，三番五次地給他們說道理，聽他們咒罵你，但是仍然貫徹了你自己的方針。他知道第二種方式是對的。

在一個悶熱的中午，華西里沿着那條滿佈塵土的路上走着。路的兩旁長着夏麥，麥稈顯得怪異的乾燥而纖細，平扁的麥穗直豎着。

華西里走到田裏去，小心地分開那些乾燥的麥稈，進到田的中心去。分開的時候，麥稈並不彎曲，麥穗也不下垂，只是僵直地站着，發出了一種乾皮革似的嚓嚓聲。

「這塊田是完蛋了！」華西里心裏想，「幸而黑麥還比較好些。我不知道如何能使馬鈴薯度過這個難關？因為這是我們第二寶貴的收成。」

從麥田的那一端起，便是種着馬鈴薯的一大塊田地。靠近路邊的田土已



經鬆過，可是離路越遠的地方就越搞得馬虎了。在田中間和接近森林的地方，有好幾片未鬆過的土地，硬得像陶土做的罐子。

「原來他們並沒有把這個工作搞完！誰想得到！你能把他們怎麼辦呢？是弗洛斯雅的那一組！她是一個騙子，這女孩子！僅僅前天她告訴我說她已經鋤完了！」

從休耕地的那一邊起是青年隊第二

組的馬鈴薯田。華西里帶着特別的興趣向那兒走去。

在這裏，鬆土和春季上層施肥的工作，都已經做得很好了。在幾個星期以前，還沒有看得出顯然的成績，馬鈴薯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使人驚訝的地方來。那時華西里曾經想：「無論你鋤多少次土和施多少層肥，在這個可怕的旱災裏也是毫無用處的！」可是，每過一天之後，第二組和第一組的地區之

間的差別，就來得更加明顯了。

自從上次華西里到這裏來，至今大約已有一個星期。現在，當他走近這裏的時候，他驚奇地站住了。在最近的第二次鋤土和上層施肥以後，區別已經很大，那些結實的農作物好像根本沒有遭到旱災一般。

「了不起！我們的勞力已經見效了！瓦林蒂娜和書本畢竟是對的哪！」華西里想到這裏，他急得簡直要痛罵自己一頓。「一個鐘頭的懶惰就能使你受到一百普特的損失！」他懊惱地想，「什麼東西會阻止我去使整個農場採用同樣的辦法？我要把他們那些傻瓜全帶到這塊地裏來看一看。至於弗羅斯雅，我要教訓她一頓。」

農場辦公所裏是空洞洞的。華西里派管理辦公所的那個女人去叫弗羅斯雅來。眼睛奇怪而穿戴華麗的弗羅斯雅很快就來了。她的上衣是綠色的，項鍊珠子是鮮紅色的，裙子是藍色的；她那一對大眼睛的眼珠子，一隻發黃，一隻發藍。

「弗羅斯雅，你的山坡為什麼沒有鋤？」

「鋤了有什麼用？」

「瓦林蒂娜已經對每一個人講過理由了。鬆土是無水灌溉。這是農業技藝學所告訴我們的。」

「越來越稀奇了！」弗洛斯雅輕鬆地說。

「而你為什麼要欺瞞我和阿寥夏呢？你說過你已經把整個山坡鋤過了，然而中間部分根本沒有碰過一下，你只在邊上鋤了鋤，就專為了讓別人看。」

「我們鋤過低處的那幾部分了。鋤山坡就等於用篩子裝水。鋤了同樣要乾掉的……」

「它才不是同樣的！要是我們注重農業技藝學，我們是不怕乾旱的。把你的姑娘們叫在一起，然後到山坡上去吧。」

「越來越稀奇了！」

「沒有你管的事，弗洛斯雅！你現在不是在跳舞會上，也不是在對你的情人們講話！去把姑娘們召集起來鋤地去！」

「可是鋤它有什麼用呀？這等於在死人身上貼膏藥。好像我們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似的！你和瓦林蒂娜是不是要在縣裏表現一番？是不是急於要在你的報告裏寫上說你已完成應該做的每一件事了？你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

好了，可是別來打擾我們吧，無緣無故地把人累死！」

「不要做傻子吧！你看見第二組的田了沒有？你有沒有把它去同沒有鋤過的田比一比？」

「也許我看過了。也許我比較過了。」

「哪一塊好些呢？」

「哦，也許耕過的地方稍微好一點兒，可是這也值得整個夏天把手指磨得見骨頭那樣地去工作！我們不去。況且，姑娘們也不在這兒。她們全都採漿果去了。」

「誰允許她們去的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我得撤銷你的組長職務。」

「越來越稀奇了！」

他實在氣得想咒罵她一頓，可是又抑住了自己，因為他想起了自己主要的毛病，是不能喚醒別人的自覺性。他嘆了口氣，決定用說服的辦法再試一試。